

清詩紀事

乾隆朝卷



乾隆朝卷

清

詩

紀

事

十

錢仲聯主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清詩紀事（十）

乾隆朝卷

主編：錢

仲

聯

出版：江蘇古籍出版社

發行：江蘇古籍出版社

印刷：邗江古籍印刷廠

開本：三十二開（八五〇×一一六八）

印張：二十八點二五

字數：六十萬七千字

印數：二〇〇〇冊

一九八九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定價：二十五元整

陸藝

字樹人，一字正游，號漱亭，雲南昆明人。乾隆三十九年甲午舉人。

王昶湖海詩傳、蒲褐山房詩話：「樹人以武將世家，耽心湘素，與其兄藻對牀風雨，翰墨共娛。」江坪工詩，樹人兼能畫，滇人目爲二難。陳大令而外，莫能及也。余去滇時，江坪以百韻詩見贈，而樹人又仿烏目山人作風雨送行圖，極工。漱亭集中如「亂鴉翻夕照，一犬吠孤村」、「野水明殘照，村墟入暮烟」、「碧草前溪路，斜陽遠寺鐘」，俱極清雅。」

由雲龍定詩話：「王蘭泉、雪鴻再錄，亟稱昆明孝廉陸藝、陸藻俱能詩，而藝尤工。」

題畫贈王蘭泉行

頻年繪事率操觚，墨寶貽來勝珮珠。試仿耕煙清妙筆，滿山風雨送行圖。

由雲龍定詩話：「乾隆五十三年，蘭泉由滇藩調江西，江萍撰五言五韻詩贈行，蘭泉以烏目山人畫冊贈之，漱亭復作畫扇贈行，題句云云。昔人風雅相契，可爲歎慕，視世之抗塵走俗，頌德歌功者，奚啻霄壤之別！」

吳錫麒

字聖徵，號穀人，浙江錢塘人。乾隆四十年乙未進士，由編修官至國子監祭酒。有正味齋詩集十六卷、文集十六卷、駢體文二十四卷、詞八卷。

袁枚隨園詩話：「杭州姚君思勳、黃君湘圃、吳君錫麒八人，同作新年百咏，俱典雅，而吳詩尤超。門神云：「問爾侯門立，能知深幾重？」倪經培云：「爵封萬戶外，秩滿一年中。」姚咏拜年云：「履吉弓鞋換，催粧歲燭然。勝常稱再四，利市乞團圓。」風菱云：「面目爲誰槁，心腸到底甜。」黃咏爆竹云：「買來還縮手，畢竟讓人工。」面鬼云：「一半頭銜用，幾重顏甲生。」皆佳句也。金雨叔宗伯爲題辭云：「回首辭家十載餘，舊鄉風土夢華胥。卷中重認新年景，却認初來占籍居。」

王昶湖海詩傳蒲褐山房詩話：「浙中詩派，自竹垞，初白兩先生後，二十餘年，大宗，太鴻起而振之。及兩公殂謝，嗣音者少。司成以雲蒸霞蔚之文，合雪淨冰清之作，馳聲藝苑，獨出冠時，既工駢體，尤工倚聲，而詩才超越，直繼朱、查、杭、厲之後，宜中外望之，指爲景慶也。情殷護背，乞假南還，雖未即安於閒適，而世已以白、晁兩太傅相期。性好溪山，流連詩酒，青簾畫舫，綠簪紅衫。游筇所造，無不承蓋扶輪，掃門納牒。」

洪亮吉北江詩話：「吳祭酒錫麒詩如青綠溪山，漸趨蒼古。」

潘瑛、高岑國朝詩萃二集：「司成詩格清醇，得溫柔敦厚之旨。間有宋體，不落纖腐，其風骨高也。予嘗與老友張竹軒論詩，謂近代作者大抵炫異矜奇，逞才使氣，自詡獨步，已落旁門；抑或矯枉過正，優孟衣冠，自謂正宗，實同庸腐，其弊愈不可言。去斯二者，庶幾近焉。觀司成詩知所尚也。」

法式善有正味齋詩集序：「三十年爲一世，余交穀人先生一世矣。性情心術靡不浹洽，有深於語言文字之外者。即以語言文字論，先生之詩非猶夫人之詩也，文非猶夫人之文也，詞賦非猶夫人之詞賦也。必先有以得夫事之真、情之合，體驗融會，而後滔滔汨汨，筆之於書，無所扞格。……先生喜遊，又喜偕余遊，遊必有詩紀勝。當夫酒酣笑樂，俯仰今昔，落落自喜，蕭寥曠放，雲之行也，水之流也，風之來也，氣候之變幻也，山川之俶詭也，若有意無意。及發而爲詩文，則萬象包納，幽者顯，昧者揚，堅者瑣者靡不摧且理焉。噫！何其大也。先生在京師續刻詩集，徵余序。今養疴江上七八年矣，家貧，課生徒自贍，而四方乞詩文者屢滿戶外。……先生名重中外。詩文集凡數鐫板，賈人藉漁利致富。高麗使至，出金餅購有正味齋集，廠肆爲一空。」

王豫羣雅集：「司成負沉博瑰麗之才，詩詞駢體一以清醇溫厚爲主，海內嚮學之士咸奉爲金科玉律。主安定講席，余嘗同徐雪廬以詩文就正。風度和藹，真古君子也。後由編修

入都，不一二年被知遇，歷今職。旋陳情歸養。昔賢所謂「一日之養，不以三公易」者，司成之謂矣。宜家述庵公以威鳳祥麟目之。」

吳應和浙西六家詩鈔：「覃溪學士謂祭酒詩最深於杜，非貌似也，如義山、山谷之學杜，在若離若合之間。此言誠是。然細味之，自晉宋以還，諸家之妙蘊，莫不燦然俱備，不拘一格。七古自出機杼，一空依傍，洵足稱名家，間或有似青蓮，似昌谷，似陳坡，似梅村，非盡學杜。五古、五七律之極自在者，多近樊榭，雖尚辭華，仍歸清峭。蓋生平服膺鄉先達爲尤深也。」

梁紹王兩般秋雨盦隨筆：「吳穀人祭酒，詞華蓋代，然偶以彫琢掩其才氣。稚存洪太史評其詩如「青綠溪山，尚未蒼古」是已。余謂祭酒著作，以倚聲爲最。」

黃培芳香石詩話：「試帖五言長律至國朝可謂極此體之能事，有非唐人所能及。近人有九家之選。九家中又以吳穀人爲最。」

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引楊甫未定稿：「穀人嘗自哀所著爲有正味集行於世，世多推其駢體之文，而予所尤服膺者，乃其八韻詩也。穀人他詩靡不工，然生峭之音，新舊之色，超逸之解，以南宋金元與漢魏六朝共鑪而冶，雖脫化幾變，猶足以知其爲西冷前輩流風。獨於八韻詩，則天籟自解，一洗萬古，真力彌滿，先射命中，洞入題膜，橫生側附，衆妙孕包，時而見若異軍蒼頭，時而見若時花好女，時而見若佩玉長裾，時而見若仙巾鶴氅，儼

忽異狀，不名一能。」

又聽松廬詩話：「虎氣消沉鶴市荒，東風容易客迴腸。真娘墓上年年柳，盡了春愁畫夕陽。」「羣峰如畫照船頭，歸去閒雲白似鷗。波面萬荷喧已定，夕陽無語一蟬秋。」「園亭何止一莊荒，風脚蕭蕭草有光。黃蝶不知懷古恨，故將金粉賽斜陽。」「宛然大酒肥魚社，各具壺觴各主賓。占得一方苔最厚，綠濛濛地坐詩人。」穀人先生絕句佳者甚多，此四首余尤愛誦之。」

又：「先生排律生面獨開，於流轉之中含沈鬱之致。集中如文丞相遺像、于忠肅公祠諸篇皆傑作也。」

林昌彝海天琴思續錄：「漢魏齊梁儼一家，佳人臨鏡笑拈花。千秋如定詩中譜，不是琴音是琵琶。」錢唐吳穀人錫麟：「琵琶讀入聲，白樂天詩「四絃不是琵琶聲」、朱竹垞詩「龍香小柄琵琶響」，皆不讀平聲。」

吳振械國朝杭郡詩續輯：「高麗，流求使人以重金購其集。所爲駢體，尤名於時，踵門乞者，幾於一繖一字。晚年主講揚州甚久，修襖題襟，風流斯在。」

昭槴嘯亭雜錄：「吳穀人先生，性爽闊，修髯偉貌，類市書鍾離權像。詩宗樊榭而清暢過之。駢體兼唐、宋之長。五言排律格律精嚴，筆意秀勁，爲古今絕作。嘗館阿文成公宅，教今經堂尚書，師範嚴肅。其他權要，杜絕往來。故倘佯詞苑二十餘年始至祭酒。先生

曰：得爲國子宗師，吾願足矣。即日請假歸，人爭羨之。惟以素米故，門牆過廣，市儈子皆爭致束脩，爲盛德之玷云。」

康發祥伯山詩話：「錢塘吳穀人錫麒祭酒有正味齋詩，亦衍朱秀水、杭大宗、厲樊榭之派，而風骨稍異，時有積薪之嘆，而姿致特佳。」

符葆森國朝正雅集引南野堂筆記：「家穀人太史詩如食洞庭柑、楓亭荔枝，別有俊味。」又寄心齋詩話：「兩般秋雨齋隨筆云：『祭酒詞華蓋代，偶以雕琢掩其才氣。』此論誠然。然昔之試律一出，館閣風氣爲之一變。嘗主揚州安定書院講席，學者宗之，奉爲金科玉律。」

龔咏樵藏園詩話：「吳穀人先生以雲蒸霞蔚之文，合雪淨冰之作，詩、賦、詞、駢體文馳聲藝苑。自有正味齋集出，修辭者仰若北斗，奉爲南車。殘膏賸馥，沾丐後人。楊甫未定稿云：八韻詩天輅自解，一洗萬古，真力彌滿，先射命中，洞入題腴，橫生側附，衆妙包孕。時而見若異軍蒼頭，時而見若時花好女，時而見若佩玉長裾，時而見若仙巾鶴氅，儼忽異狀，不名一能者是也。古今體詩清新靈雋，名句如懸圃積玉，美不勝收。然洪北江則稱其詩如大綠山水，尚欠蒼老。按有正味齋集若試帖律賦，自足爲後人圭臬，駢體文亦爲後人擇擔殆盡，詩誠如北江所云。集中句如：『占得一方苔最厚，綠濛濛地坐詩人。』「蘆三尺裏通蛙語，桑萬葉中聞剪聲。』但覺無船無月載，不知是水是風行。」啟翁故山詩云：

「傍水無家無好竹，卷簾處處是青山。」吳詩恰相似，蓋宋詩流派也。皆學宋而超越者。」

曾國藩致鄧寅階：「國朝推吳穀人先生爲第一名家，其詩無美不備，弟尤愛其詠史詩與七

十二侯詩。」

方濬師蕉軒續錄：「先師寶坻李文恪公曾語濬師曰：唐人以詩賦取士，士之工此者多，故韻語必推唐人爲第一。我朝自乾隆間鄉會試增五言八韻，一時應試者妥章適句，鉤心鬪角，幾於家隋珠而戶下璧。嘉、道以前獻紀文達公啓之，錢塘吳穀人祭酒繼之，欽鮑雙五侍郎、大興王楷堂員外又繼之，類皆擷三唐之精英，而上承漢、魏、六朝風旨，融會法則，謹嚴格調，盛矣哉！足以空前而絕後矣。」

朱庭珍筱園詩話：「浙派自「西泠十子」倡始，先開其端，至厲太鴻而自成一派，後來多宗之。……吳穀人等，皆係此一派門徑。故洪稚存謂如畫家學元人著色山水，雖施青綠，渲染韶秀，而氣韻未能蒼老，境界未能深厚，誠中其病。」

潘衍桐兩浙輶軒續錄引杭州府志：「錫麒性嗜飲，無下酒物，以書代之。少壯至老，未嘗離筆硯。生平不趨權貴，然名著公卿間，交重其學。在上書房時爲皇曾孫師傅，與成邸尤莫逆，得一帖一畫，必共題跋。禮遇之盛，同于大學士諸城劉墉。嘗寓澄懷園消夏，成邸爲書齋榜曰小清涼界。乞養歸，主安定、愛山、雲間書院，校刊全唐文。澹然榮利，不復出。作詩古文詞，如萬斛泉源，不擇地而涌。」

余雲煥味蔬詩話：「吳穀人詩清華典重，歌詠太平。雖少骨幹，而天趣盎然，不費雕鏤，小詩獨標新響。」澄懷園消夏云：「萍面蝦蟆潭子語，草間蚱蜢女兒衣。南華齊物誰能悟？獨立晚風觀化機。」舟中雜詠云：「彭彭魄魄打麥聲，啞啞軋軋縲車鳴。喚僮挑飯下田去，樹上一雞啼午晴。」靈詞云：「團團日出雞子黃，一曲歌聽陌上桑。前路看花應更好，使君莫負紫絲纒。」斷句「君王明日新祈穀，小隊紅妝看象來。」「牽牛花是鄰家種，瘦竹一莖扶上牆。」「聽得鄰家糊板急，夢隨飢雁落霜田。」題杜文貞象云：「千里麻鞋豺虎險，一身飯裹鳳凰飢。君臣正氣存風雅，妻子空山哭亂離。」清俊之音，未可以力弱少之也。」

沈其光瓶粟齋詩話：「錢塘吳錫麒穀人有正味齋集詩十六卷。……其詩與香蘇山館相似，大都爲當時風尚所囿，不能盡脫試帖氣味。惟五言清越，似瓣香樊榭者。」

荒莊感舊圖歌

余家本住吳興里，近徙錢塘百年矣。一船風雨過西陵，年年麥飯棠梨裏。余家祖居烏程，有莊在西陵附近，歲時掃墓，每宿于此。舍人生長姑蘇臺，淵源乃是菱湖來。却思先世釣遊處，兩家鷗鷺無相猜。比來同在長安住，祖德重看後人賦。一幅圖開四雨莊，呼余來認苕溪樹。苕溪清遠多釣家，門前流水足魚蝦。飯香酒熟門不掩，好風吹落溪頭花。前村後村斜日紫，略約一條橫跨水。桑柘陰中曳

杖來，無人識得尚書履。尚書朝內有聲名，袖裏彈文四海驚。兄弟田園歸隱後，至今禾黍共秋清。舍人感舊尊前說，指點溪山重識別。午橋零落子歛歎，丙舍荒涼我鳴咽。白蘋洲上可垂綸，何日仍邀作比鄰。一畝先人散廬在，與君同賞綠楊春。

自序：「明嘉靖中，張莊僖公劾嚴嵩父子，伊王典樸，爲一代名臣。暮年，其弟侍郎公爲築室菱湖，極一時裙屐絲竹之盛，世所稱四雨莊是也。今已爲禾黍之區。舍人頃爲侍郎公六世孫，繪圖以紀之，而屬余賦其事。」

吳應和浙西六家詩鈔：「並不裝頭蓋尾，任意寫來，情景俱足，前後映帶，法密無痕，信非能手不能到。此詩重刻，「尚書朝內」以下增入對偶四韻，轉嫌板滯。」

桂未谷以所藏山谷詩孫印贈黃仲則景仁屬余爲詩記之

金華仙伯歸玉峯，踏雲去弄青芙蓉。詩孫未識是何代，朱文小印銅花封。未谷得之不自有，却付公家後人手。後人詩好繼前人，如向蘇門見黃九。西江妙語誰討論，心香一瓣今猶存。公於此派爲鼻祖，後起毋乃皆兒孫。淵源況復同一綫，豈謂工詩例貧賤。夢中綵筆倘能傳，但作詩孫吾亦羨。乃公昔日淪謫多，簪花白髮愁如何？磯頭徒感新婦石，天上自唱琵琶歌。黃生黃生今少年，置身合在青雲邊。肘金如斗亦容易，蟲魚不用窮雕鐫。春燈搖綠杯浮蠟，座上如君能有幾？我歌便欲索君詩，還乞芝泥紅押尾。

吳應和浙西六家詩鈔：「點染風華，情意周匝，一時韻事，得此好詩，良足傳爲千古佳話。」

獅子林歌

雄雷震空六甲驅，空青塞戶陰模糊。卷毛舔舌形狀殊，逃盡虎豹豺狼羣。諦視細細蒼苔鋪，伏而不動非石乎？陡回驚悸生歡娛，洞天咫尺開仙都。中不百畝蛇綫紆，五里十里盤崎嶇。前之升者蹂附塗，以踵摩頂仰可呼。忽然索之又亡遺，白日在空午欲晡。翻身跳入壺公壺，四壁翠灑松雨粗。松生石隙老更腴，不階尺土元氣扶。松耶石耶德不孤，石以松古青逼膚。松以石怪垂龍胡，天風來往調笙竽，滿身雲氣留斯須。出門與馬喧九衢，胸中了了邱壑俱。吁嗟乎！胸中了了邱壑俱，千秋畫本思倪迂。

吳應和浙西六家詩鈔：「獅子林壘石之奇之幻，曲盡形容，未經遊歷者幾乎不解所謂。」

題鄭湛若硯銘並洗硯池題字拓本

君詩乃在瀟湘洞庭間，啼殘竹魄凋蘭顏。乞歸一勺楚江水，手洗芙蓉不自閒。此硯從君共往還，此池流水日潺湲。海南遺字老風雨，誰念畸人閱歷艱。高莫高於鴉咋山，遠莫遠於鬼門關。天令絕域顯文字，銅柱細剔苔花斑。壺笙蘆管盡收拾，記成赤雅誰能刪。藍胡二月歌羣蠻，韞娘妙舞

搖花鬢。鸛之鵠之雙活眼，見君手畫蛾眉彎。歸來抱琴死忠義，片石寂寞留人寰。招君魂兮渺渺，石有淚兮潸潸，雲車霧駕安能攀。天風颯颯夜泉起，明福洞邊聞珮環。

自序：「硯側鐫『天風吹夜泉』五字，下有『明福洞主』印，今藏王蘭泉廷尉處。鄭露洗硯池在粵東光孝寺。翁覃溪學士使粵，拓其字以歸，與銘合裝成軸索題。」

吳應和浙西六家詩鈔：「海雪齋人詩，得楚騷之哀艷，「藍胡」數語，亦其遺則。」

除域行

紫金山上營門開，隆隆鼙鼓聲如雷。鳳凰麒麟有時出，怪民奇服何來哉？林深路隔行人絕，狐鬼跳踉爭窟穴。迷離身是逆毛鷄，造作神姦那堪說。畢逋鳴鳴星出高，使者手操蒼水鱗。飛光搖空快刀斫，永夜但聽長風號。驅除信荷神靈意，正直要爲天下計。人病例入五行書，殷鑒宜懲妖異志。英姿颯爽淩清秋，餘靈盪入空江流。治絲有道亂者斬，日寒老魅啼啾啾。世間所仗倚天手，橫海長鯨亦安有。一曲聽歌海上謠，肘上寧辭印如斗。公先以平海奏績，翁歸久擅文武名，伏波又報側貳平。靈談鬼笑爾何物，竈上豈足勞經營。驛驢開道行千里，金支翠蕤光尺咫。眼看癡癡靖堯年，一夕功成慰天子。

自注：「紀百制使除邪教也。」

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百文敏公事略：「公諱百齡，字子頤，號菊溪，姓張氏，居遼東。先

世從龍入關，隸正黃旗漢軍。……乾隆壬辰成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……
（嘉慶）丁卯，遷江蘇按察使，……再擢兩廣總督。自是上知公益深，信公益篤，
而倚畀亦日益殷矣。粵洋久不靖，巨寇張保挾衆數萬，勢甚張。公至，奏撤沿海商
船，嚴禁消賊，濟水諸弊，籌饋餉，練水師，懲貪去懦，每一檄下，耳目震新。又巡哨周
嚴，遇盜輒擊之沈海。羣寇奪氣，始有投誠意。然懼誅，未敢遽進。揚言必制府親臨，望
見顏色乃降。衷甲頓舟以待，實藉爲嘗試地。或謂公不宜以貴重身蹈不測，公曰：粵人苦
盜久矣。今乞降，若不坦懷待之，海氛何由息？遂單舸出虎門，從者十數人。保率巨艦數
百，轟礮如雷，煙焰蔽天，日環公船作跪逐狀。公危坐舟中，屹然不爲動，麾左右呼保駛
近前，曉以利害。見者睚眦膽落，詫爲天人。皆面縛句命，公立撫其衆，許奏乞貸死。旬
日間解散二萬餘人，繳船四百餘艘，礮械無算。復令保招降烏石二，以計誘至雷州斬之，
並斬爲從者百餘人，釋其餘黨，全海肅清。上愈嘉異之，復太子少保，賜雙眼孔雀翎，賞
輕車都尉。……明年（乙亥），初公署江蘇巡撫，劾公曾受鹽場餽遺二萬。詔大學士托津、
尚書景安往勘，白其誣。上責初公妄奏，……奪官銜及協辦大學士，暫留江督任。江省有
莠民散逆詞惑衆，偵刺久無蹤。公憂甚，上亦切責公。乙亥夏一日，召機幹將吏三數人入
密室，給契箭一枝，令曰：某已廉得逆犯主名，可速往某處掩捕。稽緩一時者斬，疏脫一
人者斬。如公教，果獲方榮升等首從者百五十人於巢縣，械送轅門，讞實抵極法，無漏網

者。上重嘉異之，謂實能秉正祛邪，其功甚懋，復太子少保，賞還雙眼花翎，晉爵三等男。

題李載園明府漢陽策蹇圖

長官歸來人不識，草屨青衫驢得得。平生慣詠灞橋詩，今日圖中乃見之。高枝大葉挾風勢，似有吟聲落天際。館陶兩月趨治河，功成所繫民命多。泥塗辛苦亦踴躍，身穩不愁驢失脚。落葉長安一夢遄，醒來破帽猶故吾。十年已老栽花手，顧影瘦于新插柳。不須奚童提錦囊，胸中自有爲政章。鱗鱗萬屋來眼底，但見炊烟我亦喜。策勳合署廬山公，從渠馬兒吹東風。

自序：「乾隆丁卯春，載園（李符清）攝清豐令，奉檄調濬長垣之陶北河。兩閱月竣事歸，值大雨，車陷泥淖中。自策蹇驢，短衣草笠而返。至堂上，隸役爭呵止之，不知其爲長官也。一時傳爲佳話。因繪爲圖，屬余題之。」

明黃靖南侯墓在儀徵方山

白楊撼撼寒煙起，四鎮蟲沙空戰壘。剩教毅魄此間埋，猶有人呼黃闔子。男兒自誓革裹尸，意氣豈待龍泉知。鮑家嶺上殺賊處，草頭至竟腥風吹。一鞭怒挾鐵龍走，百戰歸來血洗手。人骨何愁鏹數升，突圍須盡酒十斗。將軍將軍膽太粗，眼底尚有高劉乎？蘭陵樂府爭先唱，光弼靴刀早已

幽。小朝廷是偷生者，潛入軍營淚先灑。何家何國忍今朝，此心此身酬陛下。催降四面多死聲，蒼黃那顧八總兵。鼓沉星墜嗟已矣，請從閭閻完平生。幾時歸骨荒江介，落日行人下馬拜。紙錢飛上阿母墳，地下兒來償酒債。

徐鼐小腆紀傳黃得功傳：「黃得功，字潛山，開原衛人，其先自合肥徙。早孤，與母徐氏居。年十二，母釀酒熟，竊飲至盡，母怒之，笑曰：償易耳。時遼事方急，得功持刀雜行伍中，斬首二級，中賞率，得白金五十兩，歸奉母曰：兒以之償酒也。既而執鞭役屬人，值響馬，手提兩驢蹄禦賊，無不披靡，由是勇名震遠近。……得功臨陣，飲酒數斗，頭縛巾，目瞳突出，持鐵鞭入敵營，鞭血漬手腕，以水濡之，久不脫，軍中呼黃闖子。……

（崇禎）十三年，從太監盧九德破賊於板石阪，與劉良佐等大破張獻忠於潛山，斬首六千級。……得功箭傷面，氣愈厲，轉戰十餘日，追及獻忠，距文許，欲生致之，馬蹶，獻忠逸去。……十七年，封靖南伯。弘光帝立，推恩，進爲侯。尋與高傑、劉澤清、劉良佐爲四鎮，分守江北。……（明年）四月，左良玉竟以奉太子密詔爲名，引兵犯關，至九江，病死。其子夢庚順流下，詔得功禦之江上，駐師荻港。尋破夢庚於銅陵，命得功移家太平，一意辦賊，進封靖國公，加左柱國。而我大清兵已連破揚州、鎮江，上倉卒出奔。得功方收兵蕪湖，見上驀然入，泣曰：陛下死守京城，臣等猶可盡力。奈何聽奸人言，倉卒至此，進退將何所據？此陛下自誤，非臣負陛下也。無已，願効死。將奉上幸浙，未行，